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九十七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六

宋　劉敞　撰

許男新臣卒穀梁曰死於師何爲不地内還師也非也書卒於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諸侯之死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不必詭文以伸桓公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若然齊人執鄭詹何以謂之與執乎且齊爲伯主陳其屬國大夫有罪所當執也必無踰國執之者將

安執之乎

公至自伐楚穀梁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非也凡穀梁所說致君之義茍取臨時而無通理不足致詰者也豈知致者歸格告致之事乎

五年晉人執虞公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非也五等之爵有尊卑矣襃貶進退宜以其類豈有貶之而

反祟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者則宜若梁亡之例書虞執其公則可謂云爾已今春秋乃曰晉人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

八年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爲見其妾也葢有深義矣非穀梁所能見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

國人不子也非也欲云弑其君則一年不二君欲云弑其子則子不可特稱欲云子奚齊且亂於里克之子欲云晉里克殺晉子則子當繫先君而言且不當殊晉子於里克也故云君之子爾以謂國人不君故繫於君可謂言辯而理非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穀梁曰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非也假令重耳賢便可弑彼以立此乎

又曰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亦非也夷吾既云是又將殺我矣此其責弒二君之言也可謂殺不以其罪者乎

十二年楚人滅黄穀梁曰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非也書楚人滅黄何以見其閔乎且穀梁謂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夫黄非夷狄也今滅而書時是屈之使從夷狄矣曾以是為閔乎

十四年沙鹿崩穀梁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非也春秋正名名者出於理者也無崩道則亦無崩名矣今謂之崩而曰無崩道可謂理乎然則沙非山名也鹿非山足也謂沙鹿山是也謂沙山之鹿非也

冬蔡侯肸卒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非也君薨臣赴赴以日月此禮之常也臣子少慢則赴不具日月大慢則都不赴春秋不改者因文可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卒書時者鄭厲公衛惠公內則篡國外則叛王何為

春秋不惡之哉

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劉子曰以穀梁例言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於此宜問曹無師其曰師何曹伯也曹伯則曷爲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乃可以充穀梁子之例矣而於此遂都不言何哉豈齊侯伐厲爲有罪當貶稱師乎抑齊師無罪曹伯有罪貶稱師乎向者壯丘之會亦先次後救事與聶北同何不曰齊師宋

師陳師衛師鄭師許師曹師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乎推此以較前後知所謂曹無師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皆妄說雖使穀梁復生雅亦不能持其論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曰晦冥也安知非晦朔之晦乎又曰夷伯魯大夫也說者因謂夷謚伯字也亦非也吾於左氏既言之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穀梁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爲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

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爲重耳且穀梁以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爲盡其衆以救其將明華元之得民然則華元以敗績得民爲褒晉侯以不敗失民爲貶即有上不及華元下不爲晉侯而獲者春秋欲何書之今以一爲褒以一爲貶未有常辭也吾請求其常辭如何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子曰石無知之物故曰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

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穀梁本以日月解經圜
此以誣聖人欲後世信之豈實然乎
公子季友卒穀梁曰稱公弟叔仲賢也非也言季友之
賢不過季子來歸足矣死之日非復賢也且書季友云
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十七年滅項穀梁曰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爲
賢者諱也非也吾旣言之於公羊矣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

及言及惡宋也非也正月伐齊者宋公也五月戰于甗者宋師也戰不言伐於此何妨乎又客不言及言及以謂貶矣莊二十八年齊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彼時穀梁亦以春秋惡齊則何不使齊及衛乎鄭玄爲穀梁起廢不能深見舉之病反舉衛人以爲比是藥之使亟也邢人狄人伐衛穀梁曰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二十年西宮災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非也穀梁不云親之非父尊之非君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者乎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且新宮非禰宮也以新宮近禰宮而更謂之西宮是推而遠之矣比稱謚不亦愈疏乎

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穀梁曰以重辭也非也直云執宋公以伐宋文理盡矣不可改易非於其間曲有輕重也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穀梁曰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非也適宋公以師敗乎人爾春秋據事實録非以爲襃貶也今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穀梁曰不言及之者爲内諱也蓋指魯公公尊人卑何謂未有以尊敗乎卑者哉又曰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吾不知於春秋何以爲驕其敵何以爲不驕其敵其驕其敵也如何襃之其不驕其

敵也如何責之所以爲褒之責之也如何書之今此宋公榖梁以謂不驕其敵者於經何以驗之哉又曰衆敗身傷七月而死如此何不書宋公敗績乎鄭玄雖强爲解不足文之又曰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似責宋公不早擊楚於險而失機會也何以悖乎如宋公之用心不鼓不成列懔懔乎忠厚有德之人哉雖師敗國削猶非其恥也春秋豈惡其不能以詐取勝哉凡泓之戰公羊以爲褒穀梁以爲貶言貶者非也言褒者亦未是吾各

論之矣
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閔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非也假令但書伐宋不書圍閔豈不惡之哉惡之不待圍閔而見亦何必書圍閔哉若復一國以惡報惡伐而不圍則春秋遂可虛增圍邑以見之乎
宋公茲父卒穀梁曰其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非也宋公不忍戹人於

險而致敗爾豈不教民戰者乎審如穀梁言泓之敗何不書宋棄其師乎周末時諸侯交爭恥守信而好竒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當爲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諱其祖名哉且傳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曰臨文不諱若詩書執禮皆雅言而臨文不諱安得諱祖之名遂不書乎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曰盖納頓子者陳也非也觀其文可以見其繆矣又何辨乎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非也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類多矣何獨至於慶也而目之乎向令但會莒慶而無衛子謂之目云猶有可諉今衛子之外又目慶也吾知穀梁必將窘於此而莒無大夫之説不可復恃矣

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穀梁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此例亦多矣何爲獨發於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按穀梁例苞人民驅牛馬曰侵今齊爲無道至如此矣追之是也反蒙不正之貶乎又曰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弗敢及也内辭也然則穀梁譏公之弗敢及又何云追之非正乎

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非也楚自以人伐宋公自以師伐齊人之與師異矣豈一哉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非也即實再出何以知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穀梁曰先名後刺刺有罪也非也會不言所爲言所爲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

所坐皆諱也少文矣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向若稱晉人執曹伯則穀梁毋乃又如

齊人執陳袁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者罪大矣可得諱乎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此語無理葢不足辨又曰鄭之名失國也亦非

也諸亡國者春秋尚不忍悉名之況鄭之國未亡乎又衛侯前出奔今復歸出時可謂失國未嘗名復歸可謂得國反名之此乃吾所不解也

天王狩于河陽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非也天子巡守者巡所守也云天王巡于河陽可矣言天王守于河陽何哉

公朝于王所穀梁曰朝于外非禮也然則天王在是諸侯可勿朝乎又曰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

言之大天子也非也溫與河陽大同小殊非一地也言
諸侯天王大小反不明必待地乃明乎又曰日繫月月
繫時以晉文之行事爲已顛矣亦非也晉文行事之顛
豈患不見乎必待日月乃見哉此皆不論春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穀梁曰此入而執非也正自
執之爾何必入乎
曹伯襄復歸于曹穀梁曰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
通王命也非也即天子免之何故猶名乎且衛侯鄭復

歸于衛穀梁謂其名者失國也今如曹伯襄但見執𠕋
非失國也何故亦名
二十九年介葛廬來穀梁曰其曰來卑也非也年人葛
人亦可謂卑矣何以得言朝哉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按穀梁前二十八年云鄭之名
失國也然則此非失國者何以亦名之又前云復者復
中國歸者歸其所然則此亦復中國此亦歸其所何不
曰復歸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穀梁曰此言不敢叛京師也然

則此固魯公當時意爾春秋據事先後而書本無異者

何强解乎

三十一年乃免牲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非也此又

自當云乃非若乃克葬而克葬可移易者也何謂人亡

乎

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按十七年齊侯

小白卒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然

則小白不正卒不得書日以其不正前見故得書日也今重耳亦不正者其不正前未嘗見則卒不當日而日之何哉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非也此傳云晉人及姜戎要而擊之殽夫要而擊之則非戰矣春秋可得强書戰乎且平心論之晉則背殯危人於險而秦反見狄不亦誤哉又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此吾所不知也又云秦之為

狄自殺之戰始也吾則知之矣此傳妄也穀梁公羊左氏三家說經多同異不相能久矣此之所是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此以爲非未易據此難彼也吾欲且置彼二家之言秦穆賢而以詩書決之儻可乎按詩秦自襄公始爲諸侯及穆公而大矣言穆公之事不聞自殽之戰而狄也若求於書秦穆公敗於殽悔過自責作秦誓仲尼取以次三王之末因此論之秦之不爲狄自殽之始始則可矣未見其始爲狄也

文公

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穀梁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商臣之弑乎日之何當

二年及晉處父盟穀梁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非也公盟公日者多矣何以能必之

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曰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公也非也穀梁既云親迎而稱婦則稱婦乃宜

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齊乎（非責也）且令非成禮於齊者云公如齊逆婦姜足矣文不當沒公沒公者唯所隱諱乃然耳至於刺譏常事未有沒公也此似不識春秋不但失解而已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穀梁曰兼歸之非正也非也春秋惡歸之云乎豈曰惡兼之云乎又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亦非也宰咺豈周事之用者乎何以言來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

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非也閏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七年三月甲戌取須朐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

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非也若有罪何不名之乎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穀梁曰其曰諸侯略之也不

知略之者何故哉此似不了直强言之爾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鄭玄解云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既有大夫矣何謂無君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並尸三卿傳曰禍於是起矣亦可謂無君德者則曷爲不以官稱之

九年葬襄王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葬之人矣何

謂不葬乎故以日月爲例其膠固至如此

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曰畢以尊致病文公也非也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致者何病乎文姜哀姜縱恣出遊反皆不致也如穀梁言是不病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非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視成風故來襚之耳豈云弗夫人乎且穀梁謂魯人逼秦使來襚乎固秦人自來襚也若

魯逼秦云秦人弗夫人可矣若秦自來豈端欲慢魯君之祖母弗夫人哉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曰不言帥師而曰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師者將卑師少爾有何可疑哉又曰何爲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内諱也云魯既射長夷之目又斷其首是以諱之亦非也穀梁本意謂長狄一人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者起長狄之强也既變獲言敗敗即獲矣又

安得不言獲爲魯諱之説乎且如何爲文哉季子敗莒師獲莒拏穀梁以謂春秋貶之今得臣獲長狄穀梁以謂春秋諱之事相同也而是非不一誰能知之邪要知此非長狄吾既言於公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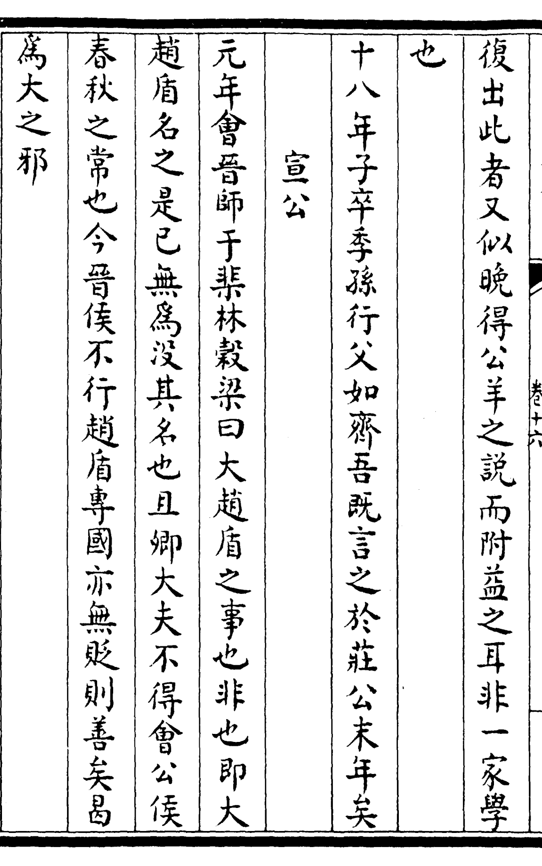
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非也畢則云至未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如何可爲義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穀梁曰私罪也非

也何不用陳袁濤塗鄭祭仲例以解齊人乎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穀梁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詞
也非也有司馬矣何謂無君乎必無君者如齊大夫盟
于蔇乃可通爾且華孫來不稱使以解無君可也指司
馬而謂之無君不亦悖乎
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
也非也鄭伯姬來歸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
叔姬者此無罪齊人强出之者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

者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云爾凡諸侯出夫人禮皆有大夫將命則郯伯姬亦當云郯人來歸伯姬所以春秋直云郯伯姬來歸者伯姬有罪父母當受之而辭不敎者也

十六年毁泉臺穀梁曰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非也但毁一臺何能令緩喪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緩者亦猶作僖公主矣豈爲毁臺乎又曰自古爲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按穀梁本以緩喪爲譏



復出此者又似晚得公羊之説而附益之耳非一家學也

十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吾旣言之於莊公末年矣

宣公

元年會晉師于棐林穀梁曰大趙盾之事也非也即大趙盾名之是已無爲沒其名也且卿大夫不得會公侯春秋之常也今晉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貶則善矣曷爲大之邪

二年獲宋華元穀梁曰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然則韓之戰不得獨云晉侯失民

三年乃不郊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吾既言之矣

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穀梁曰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非也吾於莒慶既言之矣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穀梁曰其不言師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非也將尊師少稱將此通例也爲穀梁曰皆用之矣何忽昬妄乎即以謂命卿之將舉當言師師

者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不言師師以何事敗之哉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穀梁曰復者事畢也非也遂受命而行辭病而反此春秋所惡也乃加事畢之文爲之文過何以訓事君

仲遂卒于垂穀梁曰其曰仲何也疎之也是不卒者也非也即春秋欲疎之何不但書遂卒若無駭與俠乎且春秋欲疏弑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爲哉

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非也朝會常事耳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會況葬者大事所謂慎終追遠人情之所不忍忽忽者也豈反冒雨不待成禮哉徐邈云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者疑葬當不爲雨止非也潦車載蓑笠者固未葬禦雨之用爾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境也非也未踰境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非也凡春秋褒善貶惡而已矣舉族而奔何足記哉且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客重而介輕故也今崔杼則重崔族則輕輕重相冒書於春秋何其不憚煩乎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穀梁曰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非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乎則與王猛何異哉但王季何以得指以爲王子哉以義理推之季者少也曰王弟可耳如穀梁之言季既王子矣何以不直書王

子乎意者王者之尊其子不得以其屬通哉王子虎何以書也今斷王季於上析子於下不可訓解皆謬説也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入後言殺可謂内徵舒於陳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先殺而後入皆其實録矣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

也曁齊平何以不曰曁齊人平乎又曰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楚人圍宋經歷三時幸而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耳且外盟會常書外平何以不可書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皆非也項遂譚温梁繒蔡虢皆中國也不日潞子甲氏舒鳩陸渾皆夷狄也不時又穀梁傳不見說附庸滅者今學者則皆以卑國爲附

庸而穀梁乃指䕫子弦子爲微國按爵稱子非附庸明矣不知穀梁誤以䕫子弦子爲附庸邪抑學者誤以卑國爲附庸邪有卑國無附庸有附庸無卑國了不可推也又曰其日潞子賢也亦非也其意以謂夷狄稱子則是襃矣不知夷狄之爵正自當子非以賢故進之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爲賢者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曰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

夫召伯毛伯乎又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亦非也春秋撥亂君臣皆譏苟有兩下相殺亂孰甚焉可得弗書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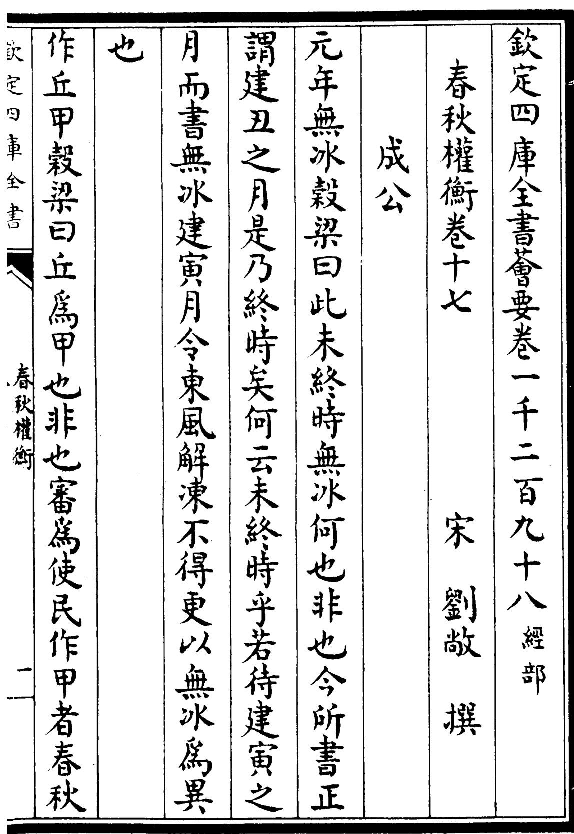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穀梁曰周災不志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大凡災異之發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理當然也後世道衰災異並告春秋因而書之以通人情無擇於周獨不志也

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曰戕殘也捝殺也按穀

梁但言捝殺而已不言邾人何人也鄫子何爲以見殺

有罪乎無罪乎漫不可知

春秋權衡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九十八 經部

春秋權衡卷十七

宋 劉敞 撰

成公

元年無冰穀梁曰此未終時無冰何也非也今所書正謂建丑之月是乃終時矣何云未終時乎若待建寅之月而書無冰建寅月令東風解凍不得更以無冰爲異也

作丘甲穀梁曰丘爲甲也非也審爲使民作甲者春秋

何不云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吾於
公羊既言之矣
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穀梁曰其曰公子何也亢
也非也向者及晉處父盟去處父之氏以明亢今此更
益嬰齊之氏亦以明亢二者孰能别之乎且穀梁以楚
無大夫其有大夫者進也狄雖見經尚未得氏以明許
夷狄者不一而足今反以驕亢之人而進之有氏是襃
貶亂矣何以爲春秋

盟于蜀穀梁曰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

五年梁山崩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而

問焉云云尋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
晉侯問伯宗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邪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穀梁曰又
有繼之辭也此亦常耳何足以多解又曰其緩辭也非
也前云鼷鼠食郊牛角者文不可言其角非不緩也今
云其角者亦文當如此非故緩也又曰所以免有司之
過也亦非也春秋記災異刺激時君且明鬼神享德所
以鈎深致遠者微矣豈爲免有司之過乎乃免牛穀梁

曰免牛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奉送至於南郊未必然也雖禮典散滅不可考校至於牛衣人服如何襲被乎凡郊牛稷牛必皆在滌三月滌者牢也今既有傷則不復在滌是爲免之其不免者是留以須後郊非禮不敬故春秋亦譏焉不如穀梁所說作玄衣纁裳何休所說盜天牲也

大雩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又傳例謂得雨曰雩若此年雩不

得兩書旱必矣且將書旱可得不雩哉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穀梁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非也此直記事以刺晉爾不使盡我了無所用也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穀梁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爲一稱不亦淺乎不亦淺乎

衛人來媵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非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

身已足矣又何爲及其媵哉凡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

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穀梁曰是以我盡之也非也穀梁言宋共公失德不葬者以其與伯姬不相入也即我能盡之何故不相入乎又曰不正故不與内稱也説者云内稱謂稱使按内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

與内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又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亦非也穀梁向云致者不致也譏以我盡之今又云詳其事賢伯姬若實賢伯姬則致女爲伯姬發非譏魯也若實譏魯則致女爲譏魯發非賢伯姬也二者孰能之乎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且晉實不執鄭伯以伐鄭何以能必其以鄭伯乎此皆妄說也又

曰爲親者諱疾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道甚矣方事貶之何故諱乎

莒潰穀梁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國蔡潰何故不日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穀梁安所受此語乎且潰者非大夫所爲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此似不曉潰之説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爾

城中城穀梁曰非外民也非也若不外民則都不爲城

郭乎則與夷狄何異哉夷狄可謂不外民乎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穀梁曰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
行則記其地死於國則不記其地所以别内外也例則
如此何謂閔之
十五年仲嬰齊卒穀梁曰子由父疏也非也必公孫之
子以王父字爲氏非公子之子也公羊說是矣若必云
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

晉侯也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穀梁得毋又如齊人執

袁濤塗而非之乎

葬宋共公穀梁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以其葬共姬不

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踰君非也若以葬夫人則

必葬其君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會于鍾離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

之矣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

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知之穀梁子不知爾曹伯何善乎又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善之有乎且自某者明其有奉焉爾本不爲善不善設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穀梁以舍爲次舍之舍及其所論皆枝辭也蓋不足信

刺公子偃穀梁以謂殺無罪非也且以理觀之先刺後名是得其罪者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不訊於羣吏不

訊於萬民者可知矣

十七年用郊穀梁以謂以秋之末承春之始不可郊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穀梁曰致公而後録臣子非也昭公在外叔孫婼卒則何不待致公而録乎

襄公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穀梁曰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於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

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何至於此獨爲異乎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也豈以直報怨者乎春秋豈爲是書之哉

城虎牢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内鄭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内之乎

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曰及以及與之也非也此兩及者文當然耳何謂與之何謂不

與之哉又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

非也袁僑則陳大夫大夫不敢與君盟故使大夫與之

盟耳觀穀梁之說似解溴梁之會大夫盟非解此雞澤

之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也也

六年莒人滅繒穀梁曰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

之道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八年會于邢丘穀梁曰見魯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

也非也公以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晉

侯耳若公在而大夫會不應無文以起之

九年宋災穀梁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十年會吳于租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吳人亦在何不外之乎會于申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

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穀梁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非也若以盜者指其君乎殺其臣而謂之盜是不正名也若以盜者固盜賊乎稱盜乃宜矣又

何云弗以上下道也如穀梁之意以上下道則曰盜殺其大夫乎則是大夫爲盜之臣盜爲大夫之君乃可耳戍鄭虎牢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非也城人之邑戍人之都勢必繫其國而言有不繫其國者乃變例也如其繫國矣此乃常文又何決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遂入鄆穀梁曰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耳非小之不書也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說者曰衎結怨乎民自棄於位君

弑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曰非也以剽爲君以衎爲賊吾不知春秋何爲乃爾昬惑哉然則昭公出奔亦當絶邪有如季氏立一公子爲君者春秋且亦奪昭公而成之邪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穀梁曰過我故志之非也王后尊矣禮自當志豈與諸侯一例以過我而書哉然則他王后不見者太子立則妃爲后自無縁見耳

十八年同圍齊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矣若未圍而

言圍是豈得爲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穀梁曰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閔之有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穀梁曰春秋已盟而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齊致齊事也今欲以齊明邾以邾明齊乎無義以通之且書晉人執邾子貶晉已明矣

取邾田自漷水刺魯已明矣又何不足而以齊明邾乎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非也謂之未畢則以爲貶矣公子遂至黄乃復公孫敖如周不至而復復者穀梁所謂事畢也然則春秋反不貶遂與敖乎按士匄不伐喪可謂知禮不免於貶遂敖專命可謂非禮反無貶乎且士匄何貶哉大夫以君命出境進退在大夫也可也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

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爲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衍也於殖其獨非君而逐之何哉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穀梁曰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乃變文也又豹不氏亦前目後凡一事而再見卒名之例爾不以是爲恭也

二十九年公至自楚穀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非也公如晉如齊而致者多矣又何喜乎且春

秋公出不必盡致也是爲臣子或喜或不喜者邪

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説者曰聘例時此月何也欲書王以正蔡般之罪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穀梁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非也向若書日者何遂云非奪父政乎又可云非夷之乎奪父政也夷之也不待不書日而後見則不書日何足以託義哉

葬蔡景公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非也君弑賊未討不書葬此乃春秋之常矣凡不書

葬者豈失民之謂乎苟爲此言以應問可矣非所以明春秋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穀梁曰善之也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爲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又曰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于澶淵是可謂救災乎

昭公

二年公如晉穀梁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

七年暨齊平穀梁曰以外及内曰暨如此何不取外爲志之例　書會乎春秋尊魯避所可恥審爲齊强逼魯爲平者何不如乞盟乞師來獻捷之例殺恥乎

衛侯惡卒穀梁曰王父名子也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言衛齊惡蓋王父名之爾説者不曉以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

八年陳侯之弟招穀梁曰向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云云此問之非也向曰陳公子者乃其常稱爾

秋蒐于紅穀梁曰正也非也

葬陳哀公穀梁曰不與楚滅閔之也非也此與齊侯葬紀伯姬何異哉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穀梁曰納者内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救患哀禍也顧以爲弗受反當遂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穀梁以爲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可不名頓子乎

十三年公不與盟穀梁曰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公於晉唯令之從豈其獨能違衆不盟乎推穀梁之意以與爲相與之與推春秋之意則與爲與及之與

葬蔡靈公穀梁曰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非也是本不當滅蔡則蔡雖滅非滅也今蔡侯復國例得葬耳不爲諸侯而成之也

十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非也按禮記衛侯曰柳莊死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

不告者禮也當祭而告者變也

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且楚其與中國並久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穀梁曰或曰人有謂鄭子産曰某日有災子産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而爲四國災此非智者之語何足爲說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穀梁曰日弑正卒也冬葬許悼

公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皆非也州吁宋萬商臣商人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此皆弑其君而書日者可云皆正卒乎春葬陳靈公可云不使夏徵舒爲弑君乎大凡春秋所書褒貶豈不明哉待日月而後見之此所以泥而不通也

二十年公孫會自夢出奔宋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非也若臣不叛君常事爾何足褒哉褒其有功貶其叛國之兩者之中勿咎勿譽可也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穀梁曰東者東國也何爲謂

之東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非也即仲尼欲如此貶東國者書東國不亦足乎徒貶其半名何爲即貶其半名爲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穀梁曰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穀梁曰入者内不受也非也必以入爲内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王子猛卒穀梁曰此不卒者也非也猛雖未成君然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諸侯諸侯之未成君之卒乃不書爾又曰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猛未逾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之失

尹氏立王子朝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衛人立晉衆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己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自君也此固順逆之差安可不詳哉

二十六年公圍成穀梁曰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師在封内而書之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穀梁曰其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曰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此自記事之體耳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

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脩舊理當先門門者所出入者觀者門飾也亦各順其序而書之非聖人橫出此意見也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穀梁曰一事而再會是也其曰公志於後會則非也當此之時魯國微甚會之進退非其所敢專何與於責而謂之疑乎

劉卷卒穀梁曰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二十二年景王矣爲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以兩者論之卷既爲諸侯主而春秋

又稱其賢是王猛本正也王猛本正而穀梁謂其簒何哉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穀梁叙其事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謂夷狄漸進未可同於中國此妄矣狄人救齊穀梁以謂功近而德遠不唯得稱救而已矣又進之稱人曾謂吳不如狄乎何其賞罰之偏也吳入楚穀梁曰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豈春秋固存之哉且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於楚也獨存之邪

五年丙申季孫意如卒按穀梁例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君可謂惡矣其日卒何哉豈謂入人之國重於逐己之君哉

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穀梁曰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非也執其使伐其國文加以則見之不加以則不見也乃其理然豈為重乎

八年公至自侵齊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

則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也是時公未至晉而衛侯會公于沓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之也夫往月致時此則宣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中國爲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夫往月致月此則僖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齊桓爲知所侵又曰以伐楚致大伐楚最

盛矣何以惡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欲言其惡當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設空文而無實驗不可致詰非所以解經也故略舉三事以彰其不然

十年公至自頰谷穀梁曰離會不致致危之也非也近上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致又何危乎且如穀梁所說頰谷之會聖人相之齊侯震懼歸地謝過齊則危矣魯何危乎又曰其以地致何也危之也亦非也兩國會盟

致皆以地此常例爾何說危哉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𫏋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曰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爲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穀梁曰其言歸貴其以地反也非也苟使趙鞅爲之不義雖以地反能免於貶乎然則鞅之得言歸非貴其以地反也貴其忠信足恃也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諫

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凡人之欲書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欲使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乎是殆不然

哀公

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之説非也江熙是矣

四年盜弑蔡侯申穀梁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

也非也盜即微者爾辟稱人故云盜也即不以上下道道昌爲稱弒乎

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穀梁曰不正其閏也非也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爲事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六年陳乞弒其君荼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如此陽生得罪於先君荼乃其君也弒先君所命是則弒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

令先君廢陽生爲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至躬弑其君春秋猶詭其罪以與陳乞何哉且令陳乞無預陽生之事春秋又將强委一卿以弑君之罪乎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荼可知也

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非也春秋襃善貶惡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春秋不外其君則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